



在大時代畫窗的人

林偉而

Text by 陳奉京
Photo by Mario Chui

如果不是疫情，林偉而（WILLIAM）現在可能正在空中飛行，穿梭於世界各個城市之間，偶爾從機艙的窗口往外望去，看到城市慢慢縮小或變大。身為建築師，WILLIAM 疫情前的時間經常在飛機上度過，頻繁地起飛與降落。沒人逃得過時代。時代巨浪捲來，WILLIAM 重新思考生命，拿起丟下很久的繪畫愛好。身為建築師或收藏家，他離藝術一直不遠，只是之前未曾試過幾乎每天都在畫，兩年多下來，作品數量已足夠辦展。他說：「很多人抱怨疫情之下什麼都做不了，我就覺得，既然都是坐著等，那不如利用這個時間做些對自己有意義的事。」

I AM STILL ALIVE

在 WILLIAM 的個人工作室再度見到他時，他依然穿著上次在 H QUEEN'S 開展時穿的那件黑色 T-SHIRT，上面寫著醒目的「I AM STILL ALIVE」。WILLIAM 在傳媒上出現時常是西裝革履，即使大多數時候未打上領呔，那一身上流人士的裝束仍會令人有距離感。這一件「I AM STILL ALIVE」無疑拉近了我們的距離。

同在一個大時代，每一個人不都是處於「I AM STILL ALIVE」的狀態之下嗎？

這一件 T-SHIRT 其實有來頭。數年前，WILLIAM 去紐約看日裔藝術家河原溫 (ON KAWARA) 的回顧展，這件 T-SHIRT 就是展覽出售的週邊產品，而「I AM STILL ALIVE」則出自藝術家的其中一件作品。河原溫是個傳奇藝術家，自 60 年代定居紐約以後就幾乎從不在公眾面前露面，和親朋好友、策展人、畫廊、藝術館都只是通過電報聯絡。

1969 年，河原溫分三天向朋友發了三個電報：

「I AM NOT GOING TO COMMIT SUICIDE DON'T WORRY; I AM NOT GOING TO COMMIT SUICIDE WORRY; AND I AM GOING TO SLEEP FORGET IT」

一個月後，他又發出了一個電報，就是如今寫在 WILLIAM 黑色 T-SHIRT 上的那句話。此後三十多年，河原溫向不同的人，總共發出了九百多個同樣內容的電報。他一直活到了 80 多歲，2014 年才去世，生前一直在創作。

疫情、戰爭……世界問題很多，我們似乎被困住。WILLIAM 畫了很多的窗，室內繁花簇擁，室外是他記憶中莫奈庭院裡的花木——疫症爆發前兩年，他才剛和家人去過。這些畫描繪了受困於方寸之間的情景，受困是真實的，但這些畫又滿是不太真實的色彩，並不憂愁或壓抑。WILLIAM 說：「在這樣的時代裡，你當然可以選擇悲觀，但悲觀解決不了問題。我覺得反而更應該擁抱生命，好好活下去，就像我這件 T-SHIRT 寫的那樣。」

WILLIAM 有時候把自己畫進畫中。畫中的他有時捧著花盆，有時在畫畫。在 H QUEEN'S 舉辦的那次展覽，他在現場佈置了很多的花，這些花在展覽結束後搬回來他的工作室，擺放在大窗前，直至現在已經變成了乾花，還一直擺放在那裡。

窗開了，可出去也可留下

為什麼畫窗？對於一個建築師來說，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。WILLIAM 說：「作為一個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，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考慮室內與室外的關係，窗正好就是可以 CONNECT 室內和室外的一種媒介。同時，窗也有一種向外觀望的寓意。」

WILLIAM 畫的窗和窗外的風景一直在變化，即使看似是同一個窗，大小也可能不同。這樣的變化與時代有關，也與他內在的心境有關。他說，在疫情最嚴重那段時間畫的窗，可能比較小一點，「望出去雖然有一些很美的景觀，但這些景觀只能在室內通過視覺接觸，人其實出不去。窗的大小不容許你爬出去。」

疫情緩和後，窗開始變大，甚至變成落地窗。「我們開始有選擇的可能性，是可以走到外面去，就像我們現在的狀況，如果想出去，是可以出去的，而如果不想出去，可以留下來。」

聽著 WILLIAM 這樣說，好像只是在說窗，細細咀嚼，又好像在說別的事。

正當我想太多的時候，WILLIAM 對香港建築的看法把我拉回到現實：「我以前就經常說，香港的建築為何總是喜歡做玻璃幕牆，想開窗都開不了。自然通風不好嗎？」





大時代的生命喜悅

急速的生活原本不允許人停下腳步。直到疫情來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自由旅行，或因工作而四處出差，WILLIAM 才發現旅途中買下的很多紀念品都未曾拆開過。「我們在疫情之前做的很多事情、買的東西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可能有些許浪費，而且沒有真正完全地去感受它們。疫情讓我們靜心下來，拆開那些紀念品，重新打開記憶，變成一種喜悅。」

差不多 7、8 年前，WILLIAM 在泰國買過一組中式古木雕，上面是一些浮雕圖案和古文寫成的祝壽詞。當時買下這組木雕，純粹是因為他往外旅行時一向很留意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東西，加上那組木雕上的字寫得很好看，價錢也不貴。帶回來香港後，木雕卻一直放在倉庫裡，沒有打開過，也因為上面的古文不容易讀懂，WILLIAM 不知道它具體的內容講的是什麼。

「疫情後我收拾存在倉庫裡的物品，才第一次拆開它，也特意找朋友來翻譯上面的古文，我才知道這大約是清朝時一對夫婦在 60 大壽收到的禮物，上面講他們如何治家，將家庭各方面打理好，照顧好家人。他們當時的年齡和我現在相約，上面所寫其實是非常貼身的一種感受。」

有一些領悟則是畫畫之後才感受到的。最開始畫畫是母親過世不久，WILLIAM 在她的房間裡豎起畫架，畫她生活過的環境和擁有過的物品，以抒發對母親的懷念。毋庸置疑，WILLIAM 的母親是真正經歷過大時代的人，如何來到香港，如何在香港生根，到後來兒孫滿堂，這些故事對著後代總是講不完。「我發覺她有很多東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。我畫她的梳妝臺時，看她擺放的物件，才知道她心目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，除了家人的照片，還有她自己很鍾意的東西。」

EAST MEETS EAST

WILLIAM 有兩幅構圖和內容都極為相似的畫，只是換了畫中人，一個是年輕時的他，留著中長度的頭髮，拿著相機，站在美國一個海岸邊；一個是現在的他，兩鬢開始發白，在畫架前悠然作畫。80 年代，WILLIAM 從美國康內爾大學建築系畢業，在美國的建築設計公司工作了幾年，後來因亞裔建築設計師在美國職場中所受到的限制，決定回港發展。

回憶當年，WILLIAM 說香港的建築發展商其實仍未重視設計，建築師的職責通常只是幫忙處理入則、批則，像是服務行業，建築師的角色只是幫建築「著衫」；而當時的香港建築設計大多比較保守，做別人嘗試過的穩陣設計，不敢有創新的嘗試。他說：「到現在，發展商逐漸明白設計的重要性，知道好的設計其實能幫他們賺到錢。」香港向來以亞洲國際都會自居，而環顧亞洲與世界，WILLIAM 認為亞洲的設計其實已變得愈來愈重要，正經歷轉變的香港仍可在未來找到自己的定位，「以前我們說 EAST MEETS WEST，而亞洲的設計已經走到了一個位置和時間點，我們可以稱之為 EAST MEETS EAST。」

建築設計的轉變只是其中一面，這麼多年來，這位建築師經歷和見證過香港的種種起落。「每當我們以為到達谷底的時候，又會有一個反彈，香港總是有很強的適應力。就像第五波疫情時，最高峰每日有五萬多人染疫，我們都以為『今次真係死梗啦』，結果疫症又開始慢慢回落。」

那次在 H QUEEN'S 舉辦的畫展，題目借用陸游的詩句——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他說那是他一直以來做人的座右銘。

我們聊起了那艘離開香港的大船。說起來，WILLIAM 的建築設計公司和個人工作室都在黃竹坑，離珍寶海鮮舫一直停泊的香港仔不遠，據他說，他還在海鮮舫舉辦過生日會。得知香港「無力」保留這個獨特的地標，他甚是惋惜：「你不會想到一個如此標誌性的 LANDMARK，上面拍過很多電影甚至外國電影，竟只能看著它消失。其實不是沒有辦法保護，只是沒有盡力去想辦法。」

